



## 外婆、妈妈、我的手

□王秋女

小时候,最不喜欢的就是冬天时妈妈给我擦润肤霜、穿衣服、穿袜子什么的,这就不可避免要接触到妈妈的手,特别是往我脸上擦润肤霜时,那手可真糙啊,划拉得我小脸都生疼,我就甩着小脑袋直闪躲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妈妈40岁都不到,与她美丽知性的脸孔极不相配的,是她的两只手。一到冬天,摊开手心,深深浅浅的裂纹纵横交错,指头上缠满了胶布。妈妈双手的皮肤天生不好,一入冬,北风一吹,就争先恐后地开裂。其实即便是夏天,妈妈的手也好不到哪儿去,她的丝袜,大多不是穿破的,而是被她粗糙的手勾破的。

有时妈妈看看我的手,就摇头叹气,说我的手随她,以后嫁了人生了孩子后有得苦头好吃。我张开我的小手跟妈妈比了又比,才不信呢,我的手怎么会随她呢!是啊,我手心的纹路虽然比人家略深一点、乱一点,但手心的皮肤又软又嫩又光滑,再冷的冬天也不开裂。

妈妈说:“你的手随我,我的手随你外婆,你外婆的手,每到冬天,就裂得像老树皮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你外婆也说我的手随她,以后嫁了人生了孩子后要开裂,我也不信!那时候我的手也跟你一样,又光又滑!外婆把家务活全包了,我什么也不用做。后来结婚了,再后来,有了你们,洗洗涮涮的活儿就多了,我遗传你外婆这种肤质,最忌讳的就是接触到水和洗涤剂,水里泡多了,风一吹就裂。夏天虽然

不裂,但碰到洗涤剂就过敏,一层层的蜕皮!刚开始还好,有你外婆帮着,后来你外婆走了,你爸又在外地工作,所有的家务,都我一个人来做,时间久了,我的手就变成这样了。”

我半信半疑地看看自己的手,再看看妈妈的手,开始赌气:“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要洗洗涮涮啊,我以后才不会像你外婆一样,谁要跟我结婚,那必须要把洗碗洗衣服的活儿给包圆了!”妈妈就看着我笑,“你长大了就知道啦,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并不是人家逼着你去做,而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去做的。”

我很奇怪,既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为什么还心甘情愿地去做?

终于长大了,结婚了。两个人的日子,我最忌讳讨厌的洗洗涮涮的活儿还真不算多,而且现在的生活条件到底比妈妈和外婆那个年代好多了,衣服可以扔洗衣机、送洗衣店,几件内衣套双手套洗一下也不见得有多伤手;吃饭几乎都是去食堂或餐馆,偶尔难得做顿饭,一吃完,那人感激涕零地忙着去刷锅洗碗了。摊开手看看,不粗不糙,不开不裂,保养得还算不错。

再后来,有孩子了,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,洗洗涮涮的活儿好像呼啦啦一下子多起来了。他贴身穿的衣服一律要手洗,洗衣机洗怕有洗涤剂残留;还有口水巾、纱布巾、洗澡巾更是一天要洗无数次,就连擦小屁屁的湿巾也不放心直接给他用,总要温开水里洗过才用;吃饭恨不得一

日三餐都自己做,外面各种黑科技与狠活勾兑出来的食物怎能放心给孩子吃呢!手开始越来越粗糙,几乎是妈妈的翻版,夏天过敏蜕皮,一层层地剥落,刚褪过皮的皮肤又红又嫩,稍微碰下,钻心地疼,刚长好一层,又开始蜕第二遍,反反复复,周而复始!手上的油脂层越来越薄,未及入冬,秋风一吹,就开始皴裂。

家里随处可见的,就是手套和护手霜。厨房放两双,一双洗碗、一双洗奶瓶;洗手间放两双,一双洗衣服、一双刷马桶。从季节分,夏天的超薄乳胶手套、春秋的单层手套、冬天的加长加绒手套。再贵的手套没用几天也就破了,经常趁特价买个半打备着,夏天乳胶手套容易发黏,据说放冰箱里容易延长寿命。而洗手台、每个房间随手可及的地方、我常用的包包里,都放着各种品牌的护手霜。

可手套不是万能的,洗衣服洗碗可以戴手套,但每天给孩子洗手、洗脸、洗澡总不能也戴手套。手还是反反复复地蜕皮开裂,再贵的护手霜擦得再勤也不顶用!去看医生,是位年纪相仿的女医生,一边开药方一边摇头:“药也只能缓解一下症状,治标不治本,你的手只能尽量不碰水,但做妈妈的怎么可能不碰水呢?”我说我尽量都戴手套了,医生又摇头:“手套虽然能隔绝水和洗涤剂,但你手的角质层太薄,不管是橡胶还是乳胶手套,都容易使皮肤过敏!”

是啊,做妈妈的,怎么可能不碰水呢!回得家来,该洗的还是得洗,该刷的还是得刷。

终于懂得妈妈那时的话,为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事情,还会心甘情愿地去做。

## 家庭的氛围

□龚建国

周国平先生曾说:“家太平凡了,再温馨的家也充满琐碎的重复,所以家庭生活是难以入诗的。”我不写诗,只想说说我熟悉的两个家庭的氛围。

愉快的家庭氛围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,而我从小家庭氛围并不好,父母经常争吵甚至打架。

我小时候大概六岁多点吧,早上就听到父母在院子外吵架的声音,循声过去,已见爹把娘打翻在地,嘴里还狠狠地骂着什么。保护娘的念头骤然兴起,我捡起路边石块朝他身上砸去,可是力气尚小,石头落在他脚边,爹怒瞪双眼转身给我一记耳光,两股热乎乎的鼻血喷涌而出……一直到青壮年,只要谁不小心碰了我的鼻子,血就会毫不迟疑地淌下来……

二十岁离开家乡小山村以后,我回家的频率屈指可数,不是不想家,而是怕看见父母吵架。不知道他俩为何要吵架,穷吗?那时的农村普遍都穷,可是后来,生活已经不错了,不愁吃不愁穿的,他俩仍然是针尖对麦芒,仍要争高低对错,好像他俩活着的目的就是寻找对方的缺陷,然后相互抱怨指责攻击。

一次过年,我和弟妹们都携儿带女回老家,父母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。爹掌勺,娘备菜,我和弟妹帮厨,一家人难得如此和睦亲近。可是,娘不知为何向正在炒菜的爹发话:“味精多放点,菜烧好吃点!”爹一听就不乐意了:“得要你指挥我才会烧菜吗?我是小气的人?去外面打听打听哪个菜不是我买的?”娘说:“没讲你小气!”爹怒目圆睁,“噉……噉……”地叫着,把锅铲搞得噼啪响,我们赶紧把爹娘劝开。凭以往的经验知晓:一旦爹爆发牛脾气,会把一桌菜掀翻在地,搞得稀里哗啦一片狼藉。娘不再发声,但欢乐的气氛减了一半。

如今,父亲已经离开红尘随风而去,与娘的恩怨似一缕青烟消失在远空,而留在我心底的沮丧、抑郁和紧张的情绪,恰像阴天的霾久久不能散尽。

我还有一个熟悉的家庭,他们互相包容,互敬互爱,充满着祥和温暖的氛围,那便是我岳父母的家。

一次与妻去岳父母家探望。岳母稍有微恙,正在中药调理。药剂医院可以代煎,但岳父认为自己熬制更好。我们进门就闻到浓重的药味,原来他一不留神把汤药熬干了,显得有点窘迫的样子。岳母却笑着幽默地说:“你爸怕我吃苦呢。”逗得我们都笑了。

还有一个周末,应邀去岳父母家吃饭,盛饭时却找不到饭勺。饭是岳母做的,她说做饭时看到过,现在找不到了。岳父便拿了菜勺盛饭,打开电饭煲却发现饭勺静静地躺在米饭上。岳父一点也不恼,像孩童发现新玩具一样笑容可掬地说:“今天米饭生骨头啦!”边说边把饭勺从煲内拿出来。岳母见了一拍脑门跟着笑道:“瞧我这记性!”从那天以后,妻子就为老两口安排了保姆。

岳父母家就是这样不吵不闹,相互担待。家和万事兴,包容和睦融洽喜乐的家庭氛围,才是一个家文明兴旺的标志,也是一个家该有的温馨模样。